

将军百战死

金振林
著



将军百战死

金振林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、墨润生 李玉鹏

封面设计：王恒东

插图：王恒东

将军百战死

Jiāngjūn Bǎizhàn Sǐ

金振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绥化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12 14/16·插页2·字数260,000

1987年6月第1版

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9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771

定价：2.50元

“偏师借重黄公略”

——金振林著长篇小说《将军百战死》序

萧 华

一九三〇年七月，毛泽东同志在戎马倥偬的征途中，有感于赣西南红色根据地的一片兴旺景象，在马背上吟咏了一首《蝶恋花·从汀州向长沙》的光辉词章：

六月天兵征腐恶，
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。
赣水那边红一角，
偏师借重黄公略。

百万工农齐踊跃，
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。
国际悲歌歌一曲，
狂飚为我从天落。

“赣水那边红一角，偏师借重黄公略”两句，洋溢着毛泽东同志对黄公略革命功绩的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。每读这首

诗词，我对公略同志的怀念和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。

黄公略同志原名黄汉魂，少年时代，读了《留侯世家》和《留侯论》以后，很佩服西汉王朝开国谋臣张良，更崇拜张良的老师黄石公。传说黄石公有“三略”、姜太公有“六韬”，汉魂当时对他们赞赏不已，于是，赶到附近永丰镇读书的机会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黄公略，又名黄石。

一八九八年古历正月初三，公略同志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兴浪乡朝阳峰。他的父亲黄秀峰是个私塾先生。黄公略高小毕业后，在家教了几个月私塾，便投笔从戎，在湘军十年，先后当过上等兵、班长、司书生、司务长、排长，在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战斗中，屡立战功，被擢升入湖南陆军讲武堂，毕业后升任少校连长。一九二七年在黄埔军官学校高级班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十二月，参加了张太雷、叶挺、叶剑英、聂荣臻等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。一九二八年七月廿二日，在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下，与独立五师一团团长彭德怀、省委特派员滕代远等共同发起平江暴动，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。

新生的红五军在平江、浏阳和江西万载、修水、铜鼓、萍乡一带开展游击战争，开辟了湘鄂赣边区革命根据地，同年十二月，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，与毛泽东、朱德同志所率红四军会师，黄公略同志留守任支队长兼湘赣边界特委书记。

一九二九年秋，彭德怀同志从井冈山回到平浏时，黄公略率领的这支游击队已由一、二百人扩充到三千人，此时，黄公略同志任红五军副军长。

一九二九年冬，党调他到赣西南工作。他遵照党的指示，

以当地红二、四团为主力，与永和纵队、延福纵队、富田纵队、十纵队合编成工农红军第六军，任军长，陈毅和毛泽覃同志曾先后任政委。不久，六军改为三军，从此，黄公略一直担任红三军军长。

六军、三军成立之初，干部异常缺乏，成分也很复杂，农民意识、地方观念比较浓厚。但是，由于黄公略同志坚强的领导，苦心的教练，善于走群众路线，跟苏区军民同甘共苦，不到一年时间，三军已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部队，赣西南也由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地域，发展成为有统一领导的联成一片的大块红色革命根据地，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。

一九三〇年七月，毛泽东、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、红十二军再次来到赣西南，与红三军会合，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。从此，公略同志便一直在毛泽东、朱德同志的领导下，屡建战功，在粉碎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、二、三次“围剿”中，起了重大作用。他的名字被群众和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同志连在一起，人称“朱、毛、彭、黄”。对于他的功绩和战斗历程本书作了详细描述，生动地展现了公略同志当年的英雄气概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，第三次反“围剿”胜利结束，部队向瑞金转移途中，在吉安县东固六渡圳，突遭敌机扫射，公略同志不幸中弹牺牲，年仅三十三岁。次日，在兴国的莲塘村，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公略同志的追悼大会，并挥毫书写了一副挽联：

广州暴动不死，平江暴动不死，而今竟牺牲，

堪恨大祸从天落，

革命战争有功，游击战争有功，毕生何奋勇，
好教后世继君来。

岁月飞逝，黄公略同志离开我们已有半个世纪了，我们这些和他一同战斗过的老战士，一直怀念着他。我们一直翘首盼望，能有一部比较完整的文学作品，反映红军初创时期那叱咤风云的人物，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场面。

金振林同志的《将军百战死》是描绘黄公略烈士的一部长篇小说，着重描写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四年。

为了写好这本书，作家金振林怀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崇敬的感情，多次深入中央苏区，访问了上百位高级将领和老红军、老赤卫队员，翻阅了几百万字的史料，经过七年的酝酿，写成了这部近三十万言的长篇。《将军百战死》用记事小说的手法，写了二十多个片段，活现了当年烈士的英姿。《将军百战死》中的各种人物都有自己性格的多棱面，栩栩如生，这是作品的一大成功之处。作品的格调高昂，语言生动活泼。作为黄公略同志的老战友，我热忱地向广大读者，尤其是青少年朋友推荐《将军百战死》这本书。我相信黄公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，必将鼓舞着千千万万的后来者，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。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我军初创时期著名将领黄公略的传记小说。已故的老革命家萧华同志给予本书较高评价并亲自撰写了序言。

黄公略在我军初创时期与朱德、毛泽东、彭德怀齐名，人称“朱毛彭黄”。本书摄取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四年中二十多个战斗生活片段，描述了他的不凡功绩。通过黄公略参与组织震惊中外的平江暴动、慧眼识破AB团分裂红军的阴谋、大义灭亲处决充当蒋介石走卒的哥哥、第一次反围剿中巧设重围全歼国民党精锐十八师等扣人心弦的情节，活现了黄公略这位骁勇善战、叱咤风云的传奇式人物的英姿。

第 一 章

一九二七年底。洞庭湖区少有的一个好晴天。

流经安乡、华容、南县和沅江县的沱江，仿佛是一根油水肥腻的猪肠子，弯弯曲曲，在湖洲和柳林间绕过来，穿过去。从长沙开往南县的轮船，象只硬壳虫，漂过洞庭湖，经过茅草丛，在“猪肠子”里钻了大半天，终于到了南县城关官码头。

南县原名南洲，原是洞庭湖的泥沙冲积而成，设县制才四十年，是湖南七十六个县中的“满崽”，县太爷全由长沙派来。南县的城关紧挨着沱江大堤，呈月牙形，人们把它比成是猪肠子上粘着的一只腰子，这说明了它的形状，也道出了它的富庶和重要性。

湘军独立五师师长周磐，是个仪表堂堂的青年将官，他的师部虽然驻扎在南县，他却总是呆在长沙。今天是他第一次来师部视察。汽笛鸣了三下，令人厌烦的机器声停息了。轮船上一片嘈杂，那些贩卖洋货的小商小贩，不等轮船靠稳、跳板架平，便象泥鳅似地从人群中钻出来，一步跨上岸，有的两只脚踩在沙子里，花了很大力气才拔出鞋子。

“师长，该上岸了。”周磐的马弁金玉田提醒说，他把长统皮靴刷得干干净净，放在周磐的床下。周磐从床上坐起身，一边套上皮靴，一边对着特等舱的桃形衣镜，整了整军衣领扣，然后，把随身携带的生发油倒在肉鼓鼓的手心，在黑发上抹了几下，用牛角梳子很细致地梳着西式分头，那头黑发闪着乌光，真是连苍蝇都站不住脚。他向镜子里自己温文尔雅、颇有一点儒将风度的威武仪表挤了一下眼睛，满意地微微一笑。然后向马弁做了个手势，金玉田提着师长那长方形小黑皮箱，朝守在特等舱外边打盹的两个卫兵打个招呼，一行四人，便威风凛凛地向码头走去，皮靴踏在甲板上，发出咯咯的响声。

官码头是南县最繁华的地方，一级级的石阶，从大堤延伸到河边。河埠头，停了各式各样的船只，有渔民打鱼的“双飞燕”，小巧而轻盈，在湖中行驶时，就象飘荡的一片柳树叶；有大肚子驳船，多半是从长沙、岳阳、湖北沙市运送南货、石灰的；还有一长串的木排，挨着河边停泊着，上面竖着人字形的工棚，那是排工们住宿之处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长方形的画舫，油漆得红红绿绿，船头船尾还挂着红绸子，内行人一目了然：这是花船。苏（州）扬（州）的妓女、湘鄂的荡班，都把南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！

今日午饭过后，官码头就显得异乎寻常的忙碌、紧张，戒备森严。先是穿民服便装的县挨户团特务班，把那些叫卖五香茶叶蛋、糯米糍粑、甘蔗、花生米之类的老妈子、细伢子赶得远远的。紧接着，南县县长兼挨户团团总安百一，穿着长袍马褂，一步三摇地在县商会会长等一批地方商贾士绅的

陪同下，来到码头上。接着来的是独立五师驻军首脑。他们谈笑风生，见了地方上的官吏，只随便应酬一下，打个手势、点点头，便不再理睬了。

太阳在薄云中时隐时现，北风呼呼地吹，这种阴死天气，在大堤上、码头边站几个钟头，无疑是一种惩罚。人们把脑壳紧缩在衣领里，双手缩在袖筒里，背转身子朝北，让刀子样刺骨的湖风，吹在背上。有的人被冷得不断地在原地踏步，搓手，往双手上哈气。

鸣——鸣——鸣——。

从东堤尾石矶头那边，传来汽笛的几声长鸣，好似给接客的人们下了紧急动员令。人们再不缩头缩手了，绅士们抖抖长袍角，军人们正正大沿帽，等待上司驾到。

船上的乘客已经走完了，周磐才大摇大摆地头一个走上跳板。他把大衣领子整平整，双目炯炯地朝码头上一扫，只见左边是军人，右边是地方士绅，不约而同地排成两行。他从跳板上刚要跨步踏上台阶，那个满脸堆着笑容、眼睛眯成一条细线的县长安百一，连忙献媚地伸出手，去搀扶周磐，恭维地说：“师座辛苦了。”周磐瞧了他一眼，两手仍旧插在大衣袋里。安百一讨了个没趣，脸上仍然挂着笑意，心里却骂道：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我见的大官多着哩。”

这时，一个约摸三十岁的英武军官，从人群中走过来。他浓眉大眼，圆圆的脸上带着憨厚的微笑。

周磐连忙向他走过去，一把握住他的手，摇晃了几下：“啊呀呀，我说石穿兄，你们何必在这儿吃西北风呢？不要兴师动众嘛！”

那位名叫石穿的军人，没有一句寒暄，直言道：“砥平兄，你迟迟不到，我还以为洞庭湖的龙王，请你去东海作客了呢！”说罢，伸出粗壮的手掌，在周磐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。这些举动，使地方绅士们目瞪口呆、面面相觑，他们一看便知这“石穿兄”跟周师长的关系很不一般！

周磐跟军人们一一握手，又回过头，向士绅们举手致意，安百一自报家门，周磐嗯嗯着。士绅们点头哈腰，拱手作揖，寒暄了片刻。

“回师部吧，别在这里喝西北风了。”石穿说。“对，忘了介绍一下。”周磐炫耀似地对县太爷安百一说，“这位是一团团长沙德怀，本师的台柱。”周磐抬头见二团张团长、三团刘团长脸上罩了一层嫉妒的阴云，便乘机将二位团长也介绍一番：“张石团长、刘人之团长，本师长的左右手。”

安百一奉承地拱手说：“久闻大名，久闻大名。”

“砥平兄，去师部吧！”彭德怀催促着。

“师长阁下，小弟在东正街波波园，略备小酌，聊表地主之情，如蒙光临，则不胜荣幸之至！”安百一谦恭地说。

周磐有些为难地说：“这样吧，先到师部议事厅，公务要紧啊！”

安百一做个手势，士绅们大部分散开了，只有两个有权势、资历深的白发长者和一名面目凶悍的挨户团副团总跟在他身后，亦步亦趋地穿过官正街，踱往设在文庙里的师部。周磐那两只眼睛，流星似地向路边的青年妇女扫过去，撇撇嘴，点头微笑。

一行人来到师部议事厅，周磐朝正中的红木太师椅上一

靠，先打了个哈哈：“轮船上机器轰轰轰，震得我头昏眼花，到南县来一趟真是活受罪。不过，看来你们这地方还好。”

安百一不知周磐说的“还好”是指什么，忙欠起身子说：“承蒙师座厚爱，我们南县虽只有四十年的历史，但是，民性活泼，以开通见称湖湘。光复以后，欧风美俗，沪式广样，传染之速几有月异而岁不同之趋势。”他见周磐不住地点头微笑，又以局外人的身份介绍说，“南县人喜恭维而嫌直言，好骂人而少逞凶，出外思家，素无远志，厌劳好逸，贪图漂亮。”

“听口气，安县长也是长沙人罗！”周磐问。

“是是，我们是老乡嘛！”安百一连连点头。

周磐兴之所至，放下师长的架子，笑咪咪地说：“贪图漂亮，一点不假，刚才路过一些店家，我看到这里的女子都不俗气，水色好，脸模子漂亮，比矮矮胖胖的长沙妹子，略胜一筹啊！哈哈。”

商会会长是个白胡子老绅士，清朝的遗老，研究女人是他的老本行。他见师长来了情趣，也插科打诨地说：“吾邑于清末常有花船抵岸，所谓游蜂浪蝶之阔少，麇集幽畅，屡见不鲜。迨至民国初年，苏扬妓女，湘鄂荡班，到此后视为第二故乡；盖以军阀驻地，寻花问柳，无可挽回。迄今尚营娼业者，有上朱家、下朱家、莫家、钱家、秦家……。”老头朝周磐瞄了一眼，见他听得津津有味，便大胆进言，“只是那些都属土娼之辈，虽艳服奇装，仍俗不可耐。而今挂头牌的要数梅花书屋的金牡丹。她不但知书识礼，还弹得一手好琴，年方二十，长得象出水芙蓉一般。师座如有兴趣，不妨亲临

梅花书屋……”

本来听得兴味正浓的周磐，被商会会长最后那句话噎住了。他陡地站起，诘问道：“嗯？此话怎讲？我周磐难道是寻花问柳之人？严禁娼赌，这是革命军人的天职，你们地方士绅难道不懂！”

“是是，恕我有口无心，一时说滑了嘴。”商会会长低着头，不敢抬头，悄悄地从袖筒里取出一方手帕，擦拭额角上的汗珠。

安百一想把尴尬的场面缓和一些，一时又想不起恰当的话柄，彭德怀等军官只是相视而笑。

场面僵持了几分钟，周磐一脸的不悦，仿佛受到莫大的侮辱。他从太师椅子上站起，又坐下，坐下，又站起。

此刻，一团的隋风旋营长，插了一段话，才使气氛变得轻松起来。他不满三十岁，出身名门，祖父跟当今的国军元老都很熟识，所以他从小就得到一些职业军官的喜爱。他头脑机灵，擅长说笑话。眼下，他见师长、县长都很尴尬，便逗乐道：

“师座，你知道南县为什么这样开化吗？我考察了半年，发现开化的主要原因是各方人客都麇集于此，各言其言，各语其语，叽哩哇啦，莫名其妙。比如说，光是‘什么’一词，衡阳人叫‘么解’；宁乡人叫‘嫖爹’；长沙人叫‘麻子’；上海人叫‘啥末事’。”说到这里，已有几个人拖着嘴吃吃地笑起来，周磐脸上的乌云也化开了，咧着嘴，鼓励似地看着隋营长。

隋风旋更来劲儿了：“比如说母亲，汉寿人称‘恩娘’，

湘阴人称‘瘟婆’；‘我们’呢，湘乡人讲‘哄芽’，上海人叫‘阿拉’；还有‘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’常德人不喊‘十’，喊‘一炮’；沅江人喊‘何处去’叫‘鹅快切’，如果是十个士兵在走路，常德人和沅江人连起来喊，就成了‘一炮人’‘鹅快切’……”讲到此处，周磐已经笑得抹眼泪了，隋营长发现师长很赏识自己的口才，又补上一句，“这里还有天主堂，福音堂，那里的英国传教士，开口一个‘鹅扣’（Ok），闭口一个‘怒怒怒’（NoNoNo），还有‘骡子不拉屎’、‘楼比房高’、‘碗比碟儿深’……”

哈哈，哈哈……周磐已经笑得前仰后合，全身出汗，要不是看见安百一伙守在旁边，他真会把帽子扔掉，敞开胸怀，放肆地乐一阵子呢。

安百一他们也跟着陪笑脸，抹眼泪。

只有彭德怀坐在周磐身旁，不动声色，周磐看他一眼，笑声戛然而止，叹了口气，一本正经地朝安百一问：“安县长，请你谈谈南县的防务吧！”

安百一朝旁边那个满脸杀气的中年汉子努努嘴，说：“关于本县的挨户团防，请挨户团屠副团总禀告师座。”

姓屠的副团总原是本地人，刚才安县长、隋营长把南县人臭了一通，他很不悦，眼下，他板着长满横肉的脸，旁若无人地先来个开场白：“本县，左华容而右安乡，襟长江而带洞庭，四通八达，应付较易。今筹正本清源之策，以现有团防之兵力而论，是以清乡剿匪而无不足也！”想不到姓屠的还有一腔文诌诌的土话，他讲话的口气异常傲慢，好象在暗示：没有你们这些丘八，老子也可以对付共产党、赤卫队。

“谈谈你们的兵力布防吧！”周磐呷了一口茶，不耐烦地说。

屠副团总如数家珍地说：“总局设县城，下辖五个分局，五个常备队，一个特务排，一个手枪班。总局组织，正主任，安县长兼。计团防枪六百四十支，驳壳二十支，团防兵五百五十八名，每月薪饷开支七千元。”

“我不问这些。请你讲‘匪情’吧！”周磐对于团防心里有了底。

“南县、华容、安乡，地处湖汉，散匪难剿，尤以‘南华安’特委的活动猖獗一时，今年‘双十节’，一夜之间，满街都贴出标语，‘打倒土豪劣绅！’‘清乡委员会是反革命机关！’‘枪毙刽子手安百一！’……”

听到这儿，安百一干咳了一声，商会会长也伸手扯了扯屠副团总的衣角。姓屠的知道说滑了嘴，忙转过话题：“我们也不是好惹的，东堤尾的石矶头，每天都砍几个共匪脑壳。”

提起杀人，议事堂上陡地变得阴气逼人。

周磐把肥嫩的右手指在肩胛边、鼻梁上捏了几下，彭德怀马上站起身，拱拱手说：“师长一路劳累了，需要休息休息，诸位改日再谈吧！”

“那，波波园的饭菜已经订好啦！”商会会长说，“是不是请彭团长诸位陪师座一同聚一聚呀！”

“不必了，师部已经作了安排。”彭德怀把手一挥，下了逐客令。

周磐吃饱喝足以后，剔着牙问彭德怀：“石穿，你要我赶到南县，有什么好事啊！”

“好事当然有，不过，砥平兄还是先睡个好觉，改日再谈吧！”彭德怀忙把师长的随从马弁金玉田喊过来。金玉田长得俊秀，又十分腼腆，人们给他起了个“玉姑娘”的绰号，他是周磐的同乡，周磐很信任他。

“玉姑娘，你陪师长去休息吧，房间准备好了，一式的新铺盖，好好让师长睡一觉。”

“是，彭团长。”金玉田应诺着，先去厢房内摊开被褥。

彭德怀忙着去布防查哨，隔了一小时，回到师部，见金玉田一人守在师长厢房门口打盹儿，轻声问：“玉姑娘，师长睡啦！”

金玉田小声说：“没哩。刚才商会会长那老色鬼，亲自带着一个妖里妖气的年轻女人，叫什么‘金牡丹’的，请师长去梅花书屋喝茶听琴。”

“师长呢，就跟着去啦？”彭德怀厌恶地反问。“师长带着两个贴身卫兵去梅花书屋，吩咐我不准对外人讲，要我明天一清早就去喊醒他。”金玉田那白嫩的脸庞羞得红红的。

彭德怀摇摇头，骂了一声：“这个骚鸡公，离开长沙才两天！”停了停，那粗糙的大手搭在金玉田肩上，亲昵地说：“玉姑娘，到我屋里去，大嫂子给你炒了花生，炸了麻花呢。”

“大嫂什么时候到的？”金玉田欣喜地边走边问，不一会儿，就到了官正街一家破落客商的小楼。在那里，彭德怀和他的妻子小刘热情地招待玉姑娘，打听长沙及周磐的种种情况。彭德怀特地问起了少校营长黄公略去黄埔军校学习的近况，并秘而不宣地说：“我把周磐请来，正是为了黄石。”

第二天一清早，彭德怀参加一营操练完毕，身上出了